

忆旧·古运河

忆西漳钟巷

| 钟演文 |

儿时生活过的地方，终究，是会藏在心里最深处的。那段无忧无虑、纯真无邪的日子，无数次在梦里重演。醒来，又怅然若失，我知道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能做的，只是跟着回忆，再回去走走。

“老法头里，老亲娘搭我讲，她刚刚结婚个辰光，夜里从娘家回钟巷上，要经过村里个祠堂，她怕得要命，总归要她侄亲娘送过祠堂，她一头逃一头叫，她侄亲娘在后面回应她，一直到回自己窝里。”

近日群里闲聊，堂哥阿新的一段话，引发了我们无限的感慨。西漳钟巷上，亲切而熟悉的名字，它带着特殊的生命密码，一下激活了我们曾经的童年记忆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、生活贫困的年代，父亲和母亲，两个读书人，每天繁忙，无暇顾及孩子，无奈之下，把阿哥和我先后送到西漳老亲娘（奶奶）、老爷爷的窝里。亲娘每天手不停，脚不停地干很多农活和家务，她宽厚仁慈、淳朴热情的好人缘得到四乡八邻的称赞，而穿着对襟黑衫的老爷爷，每天只会操着两只手，沉默寡言而咳嗽不止。

钟巷上有温和乖巧的堂姐阿红，厚道话多的堂哥阿新，整天哭扯乌啦的堂弟阿军，还有一群不知辈分的钟姓佬小，于是乎，犯上欺小的事情几乎天天发生。

村前流淌的小河，见证了童年美好难忘的时光。我们每天混迹于田间地头，河边草丛，野头野脑，自由自在，在乡间我和本族佬小唯一不同的是始终不敢赤脚走在田埂上，怕疼。自由放纵的后果是我被父母接回城里读书，那个浑身不自在啊，简直无以言说。整天痴想着如何出逃回乡下。

阿哥是长孙，自我出生后就被送到乡下，当时生活极其艰辛，靠着老亲娘的辛勤劳作，家里也仅能维持温饱，父母对阿哥很是不舍。阿哥小时颜值颇高，长得雪雪白，大眼落落，加上性格温顺，深得长辈及众乡邻欢喜，爷爷亲娘更是拿他当手心里的宝。偶尔高兴，爷爷会牵着阿哥的手去老街，喝一碗糖粥，尝一块糖糕，吃一根油条，全然不顾其他孙辈嫉妒的眼神。老爷爷偏爱大孙子是不争的事实，难怪堂哥阿新至今回忆起来还愤愤不平：“我么，就是一棵草！”

老街附近有后来赫赫有名的“天一中学”。据说学堂和钟巷祠堂皆为村里大户人家所建。在佬小的眼中都是神圣又神秘的地方。

农村的生活是清贫的，也是简单的。酷暑难熬的热天头，农村佬小像一条条小泥鳅，穿梭于河滩湖边，荷叶做帽，捉鱼摸虾，自由快活。他们从小熟谙狗爬水门道，大多水性极好，浑身晒得墨赤啦黑，连脚趾缝都晒得墨墨黑。他们憨厚腼腆，操着一口地道的西漳腔，比如，把“锡山，惠山”喊作“锡煞，惠煞”。他们每天都要听得大人们一声声“吃饭咧”划过天空，才会鸟兽般四散，各回各家。

农村的日子是简单的，也是快

活的。午后的乡间，啾啾的蝉鸣充实了整个天空，大人们稍作歇息，孩子们又潜入门前大桥下的河里，打水嬉戏，好不热闹。有缺了一颗门牙，偏偏喜欢咧嘴大笑的少年，有本族中最顽皮、主意最多的两兄弟，他们卸了家里的门板，哼哧哼哧扛到河里，男佬小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，以手扶门板打水游泳为耀，他们身边忽开忽谢着一朵朵漂亮的水花，那情形就如勇士出征般神气活现！只可惜，我和阿哥都是旱鸭子，老亲娘嘱咐我侄不能下水，特别对我讲：毛丫头家则要听闲话！于是，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充当看客，眼巴巴地看着水里快活得像鱼儿的伙伴。阿哥毕竟是男佬小，已被他们拉着坐到河滩头的台阶上，而我依旧只敢站在岸边观望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阿哥被其中一个佬小有意无意间拉入河中，顽劣的孩子原本只想看看不会凫水的洋相，当危险情况真正来临，他们立刻乱作一团，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大块块（阿哥小名）要沉下去咧”，站在岸边的我，时年四五岁，听到呼喊声，忽然发现阿哥不见了，顿时感到情形万分危急。

我立刻哭天喊地，捶胸顿足，涕泗横流，带着哭腔的声音在乡间河边飘散开来：“你侄快点来呀，快点来救我侄阿哥呀！”是人之本能，抑或是手足之情，让我在那一刻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，大人们无不惊讶于一个孩子的反应居然如此强烈。

又是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位本族大叔，毫不犹豫扎进河里。许是听到急切的呼救，来不及脱鞋子，脱长裤，已一头扎入水中，一把抓牢只会扑腾扑腾的阿哥。

大叔抱着阿哥，拍出了多少口河水，不晓得。脸色苍白，浑身湿透，受尽惊吓的阿哥何时醒来的，不晓得。本族大叔的救命之恩，长辈有否登门感谢，更不晓得。

我只晓得一个细节，当天夜里，我那个大字不识几个，不会与人打交道，整天铁青着一张面孔的老爷爷，带着他的长孙，气冲冲来到“凶手”门口，弹眼落睛地说了一句他这辈子最结棍的闲话：“你个细赤佬，你个命唔不我侄子值钞票个！”此句话一直成为我家的笑谈。在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人眼中，大孙子当然是命比天大。

我至今记不起深明事理、懂得感恩的父母对阿哥落水这件严重事件的任何反应。

所有的人和事都被时光裹挟前行，渐行渐远。也许我们一直思念的不是故乡，而是那回不去的童年。我只有在依稀的记忆里，再回去走走。

别了，不苟言笑，不善言辞，经年咳嗽的老爷爷；别了，那个十八岁嫁到钟巷，一辈子受苦受累，勤劳善良，却带给我们温暖和美好的老亲娘；别了，曾经的陈家桥王家宕，曾经的西漳钟巷上。

依依往事，往事依依。

众生·人民路

“缀香居”记

| 杨文集文 |

从小就对书房情有独钟，盼望长大以后自己能拥有一间宽敞舒适的书房。结婚后有了第一套住宅，九十平方米，五口人，吃饭、睡觉、招待客人都在里面。但我还是在北面辟了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，一面墙壁，顶天立地，全部做成书柜，放一张书桌后，仅可“容膝”，连伸脚也显得局促。从未动过要给这间寒酸的书房起名的念头。有天读到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中说：“昔人论文说诗之作，多冠以斋室之美名，以志撰述之得地，赏奇乐志，两美能并。”心里煞有介事地想了想：斋室冠以美名，美不美我不知道，似乎可以附庸风雅一下，也不枉我算个文人。

书房或大或小，或以堂、阁、楼命名，或以斋、室、庐、居、轩为号。托物寄怀或自嘲打趣，书房名都各得其妙。史上最有名的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“陋室”，那篇脍炙人口的《陋室铭》我小学里就背得滚瓜烂熟；当然还有蒲松龄的“聊斋”，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《聊斋志异》就是在聊斋里写成的。我知道的还有梁启超在天津的书房，谓之“饮冰室”，语出庄子的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”，意喻自己忧国忧民之“热”，饮冰方能消暑；鲁迅先生在上海的书房，取“租界”二字各一半叫“且介亭”；江南才子唐伯虎，青年时因梦见九鲤仙女赠他万锭宝墨，从此才思敏捷，落笔有神，故名“梦墨堂”。可见书房取名都有典故和说法。说到我的书房，就是堆堆书和杂志，偶尔坐下写点小文，扭头相望，家人说话之声相闻，实在干扰颇多。而且视野逼仄，一抬头不到一米就是墙，活生生就把文气里残存的一点清灵之气都闷煞了。于是我打消了给书房命名的心思。

后来，换了大房子，跃层式住宅，虽不奢华，但应该也算是安居乐业。楼上一间会客厅被我改造成书房，比过去的书房大了一倍不止。一年四

季保持着良好的采光与通风。再次搬家，干脆把书柜直接排满两堵墙，这样我总算把多年堆积在纸箱里的书一一请上了书架。我在书架前流连不已，架上的书我随便抽出一本就能说出它的故事，让我感到格外亲切——那里陈列了我最初喜欢而省吃俭用购买的书籍。看到那些带有我青春气息的书，书香与陈年往事纠缠在一起，心中自有无限感慨。

原以为书柜够用了，谁知，没两年，两扇墙的书柜又塞得满满当当。无奈中，把原本弃之没用的两个大书柜又搬来放在小过道里，将一些旧杂志和读过的书统统塞进去，腾出地方放新买的书。因为无法隔断日常生活空间，我这个书房是开放式的，平常的日子，我做不到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这样就弄得书房不像书房，卧室不像卧室，客厅不像客厅。我自己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。

罗曼·罗兰说：“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灵的单间。”看来中外读书人在这上面的想法是一致的。如此，当一个结交多年的文友主动提出，请名书法家、名作家恽寒邨先生为我的书房取名并赐一幅墨宝时，我在心里叫好。很快，疫情防控期间，尽管出门不便，他还是专门去了一趟南京，与恽先生反复推敲后，题写了“缀香居”的名字。我想周先生和恽先生也真是有识有心——书香可澄清一切。往后余生，老来之乐，莫过于读一册闲书，写一点闲文，声色味俱齐，此中惬意无以言表。

我有一套新居，明年即将装修。我准备挂上“缀香居”匾额，退休后，每天待在里面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上上网。朋友来了，书房也是会客室。煮一壶老白茶，与朋友趁热对饮，对着满墙的书高谈阔论、品头论足。

“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”。也算是我向两位先生致敬，不枉“缀香”二字。

南京银行无锡分行
政策宣讲进园入企 贴心服务零距离

为切实服务产业园区，助力中小企业成长，南京银行无锡分行近期开展园区主题活动，邀请财税专家走进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，和园区30多家企业面对面，宣讲财税政策，回应企业需求，解决融资难题。

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是惠山经开区下属“四园两基地二中心”之一，聚焦现代医疗器械、高端生物医药、前沿精准医学三大主导产业。座谈会上，财税专家对医药行业企业可能面临的财税风险、针对财税风险的应对措施以及行业扶持政策进行详细解读，结合政策、案例作出专业分析，帮助企业充分全面吃透政策、享受红利，解决日常经营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。

南京银行无锡分行的代表向现场企业传达了南京银行“以客户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，详细介绍了面向中小企业的特色产品服务体系，依托优势信贷政策资源、优惠的利率价格和快速的审批通道，全力服务园区企业，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。互动答疑环节，财税专家和银行专业人士详细解答了企业提出的问题，现场反响热烈。

本次活动帮助园区企业深入了解财税前沿政策，加深了园区、园区企业与银行的沟通交流，为推进银企园三方合作共赢夯实基础。下阶段，南京银行无锡分行将持续开展进园入企活动，以园区为媒介，为中小企业注入动力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。